



中国奇幻典藏

牵机 ◆ 著

连山篇

断情

逐妖记



成都时代出版社

连山篇

断情

逐妖记

牵机◇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情逐妖记(连山篇) / 牵机 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6
(中国奇幻典藏)

ISBN 978-7-80705-390-3

I. 断…

II. ①牵…

III. 神话-中国-当代

IV. 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166 号

丛书主编:姚海军

责任编辑:彭领昌

封面设计:黄远霞

版式设计:黄远霞

责任校对:刘维佳

封面绘图:李 涛

中国奇幻典藏

断情逐妖记(连山篇)

牵机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www.chengdusd.com)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610017)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条 16 开 26.5 印张 46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5-390-3 定价:32.00 元

伤情

之绝唱◎（代序）

横刀

初识牵机，是在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名城桂林。留着一头及腰长发的MM，在青石板的小道上款款而行，一刹那间，真有那么一点遭遇古典美女的感觉。

在此之前，牵机的文章如《凌波曲》、《衔环》、《风雨攸除》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动人的故事，无一例外的，均取材于脍炙人口的古典传说，经优雅而悲情的“古典美女”重新演绎，焕然一新，同时也散发出浓浓的悲剧气息。传说中明明是美满恩爱的一对，却偏偏被牵机拆散，并且在其美满姻缘的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大阴谋……所以我常对牵机说：你跟浪漫有仇！

毫无例外，“与浪漫有仇”这一特征，在牵机的这部长篇大作《断情逐妖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的第一部，被命名为《连山篇》，据说《易经》曾经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是《易经》的开始，正如《连山篇》正好拉开了《断情逐妖记》一书的序幕。

小说的开篇，讲述的是天师张子祀的爱情悲剧。张子祀深爱着猫妖邝邝，但不得不与自己并不爱的陆灵心结为夫妇。天师与妖精，这两个截然对立的身份，是这场悲剧爱情的根源，也是构成整部小说的中心冲突点。其实，这种类似的立场设置，是武侠、奇幻等通俗文学作品中通用的既定模式。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奇幻作家，牵机在这种既定模式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牵机式悲剧”的特征。张子祀与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并没有结束，在牵机的笔下，上一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被延续到下一代的身上来。

于是，我们的两个主人公登上台前。因为上一代纠结不清的情感，使两个少年从幼年起，便背负了比寻常孩童更多的东西，也因此凸现出两个丰富多彩的主人公来。

牵机延续着她“与浪漫抗争到底”的宗旨，将两个少年置身于一场由上辈织下的、无法逃离的情感网络中，构成他们各自复杂难明的身世，越发体现出牵机塑造人物的高深功力。

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悬念。悬念，是检验通俗小说是否“好看”的重要法宝。《断情逐妖记》的悬念，无疑是营造得非常成功的。两个婴儿甫一出生，便被父亲授意“掉包”，但由于执行人的原因实际并未“掉包”。然而作为孩子命运的主宰者——天师张子祀却从此跌进了自己一手织出的谜团之中。时间越久，谜团便越大，千头万绪，叫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找不到出路。这种种谜团，自然而然地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关注起两个孩子的命运来。

兄弟题材的名作，通俗文学界有很多经典的范例。金庸的《侠客行》和古龙的《绝代双骄》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两位大师均以两兄弟骨肉分离的命运作为小说的主线，交代出兄弟之间的离合，牵扯出上一代的恩怨往事。牵机作为通俗文学的后辈成名作家，此作可视为向两位大师致敬。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们这一代写手，皆是受金庸、古龙两位武侠大师影响而成长起来的。虽然奇幻小说是个舶来品，但在中国生根开花以来，深谙通俗文学之道的读者们都可以看出，中国新兴的奇幻小说，骨子里其实还是金庸，还是古龙，还是在延续着我们中华武侠文学的套路和审美情趣。张晦与张璞两兄弟的成长经历，依旧延续着武侠小说中兄弟题材的模式——先将两兄弟置于对立的两种立场，因为少年的躁动，命运的离合，两个天生的敌人又走到了一起。在此之后，血浓于水的亲情，成为主导两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一旦其中加入了种种奇幻的元素，便成为了一道陈中见新的佳肴。

故事从头到尾，都打上了鲜明的牵机烙印。牵机自始至终，都在不遗余力地将本应美满的东西打碎。张晦与虞兰成，这一对幼年青梅竹马的玩伴，在踏上纷乱的人间之后，两人的感情便开始遭受各方面的冲击。而与此同时，张晦的兄弟张璞也正面临着同样的情感难题。因为张璞身份的特殊，注定了要像他有着悲剧命运的父亲一般，迎娶自己并不了解的云霓裳为妻。于是，张璞反抗，云霓裳也逃婚了。悲剧，从这一刻开始酝酿。接下来，张晦遭遇了云霓裳，而张璞也走进了虞兰成的世界，两兄弟的人生，发生交集。情感的纠葛从此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这其实是牵机的拿手好戏，每个人的命运，皆在她的掌握之中。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是悲剧故事的铁律！

所以说，《断情逐妖记》是一部很动情的小说。当然，也煽情，更伤情。

（本文作者为《今古传奇·奇幻版》前执行主编）

连山篇

断情

逐妖记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风雨如晦	1
第二章	初出涉世	48
第三章	蛻宝密窟	100
第四章	琢玉昆仑	153

第五章	破窟脱困	228
第六章	天风绝壑	277
第七章	身份败露	324
第八章	道阻且长	368



第一章 风雨如晦

序

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

这便是《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中的总摄全篇的话，据说是道教祖师老子亲口所传——无形无情无名的东西，却生育天地众生，运行日月，长养万物，这其中涵括的乾坤阴阳之理，为天地存在的根本，重要性无法名之，只能暂曰“道”。

位于大江之东的云锦山，又被称为龙虎山。

天师教兴起于汉末，统御道门，成为天下正道之首，至今已垂千年之久。因此龙虎山作为天师教传道所在的根本之地，在历经了魏、晋、唐、宋千年的风霜岁月后，无论是山川之胜、宫宇之丽、人物之繁、仙迹之异、道行之奇、爵望之显都可说是天下名山翘楚，如同天师教在道教的至尊地位一样，巍然耸峙，不可替代。

龙虎山上遍布着堂皇的宫室，其中一所最为巍峨的府宅坐北朝南，高大宽阔，面河而立，气势雄伟，红墙深院，彤壁朱扉延绵无际。门前庭院正中镶嵌着八卦太极图，上镌“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字，正是天师教天师的府宅。

千年来朝代的更替兴衰，尘世的风云变幻，无论至尊如帝王或微贱如凡人等其实都不能主宰操纵自己的命运，在尘世变幻中宛如激流中的不系之舟，唯有将希望寄予神灵，或者是与神灵同样的存在，冀望着能得到那些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力量 的眷顾与庇佑。

大多数古老的传说都会在时光长河中渐失光华，唯有真实的存在方能成为世人心中最为合理与权威的信念。所以，历代一直以担当天下人的福祸为己任，守护世人的天师教天师自然成为人心的皈依，成为福祸的寄托与冀望，成为凡人心中的神祇。



这是五月初夏的一个傍晚，正值风狂雨骤，闪电夹裹着闷雷击向天地间万物。

人间的神仙府宅中的密室里，虽然隔绝了外界的风雨，却有着与暴风雨中同样的压抑与阴沉。

昏惨的烛光下，一个青年道士正跪在一个姿容艳丽的中年女子足下，他身着道装，却以玉冠束发，气度不凡。虽然此刻他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凄惶哀苦的神情，但他的眼中，却依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坚毅。倒是那个女子面色惨白，满眼泪光，口口声声说道：“子祀，你起来说话，子祀……”

那男子伏地不起，垂首恳求道：“求玉娘成全！”他的声音轻轻颤抖，似乎包含无限的隐痛。

“不……”那女子掩面，声音里有着比他更深的恳求之意，“子祀，不能……”

这个青年男子，正是天师教的第四十二任天师张子祀，而这女子，便是他的姑母绛玉。

“玉娘！”青年男子抬起头，大声呼唤。他的声音震得离他不远处的红烛摇摇欲灭。烛泪如血。

绛玉终于流下泪来，看着他凄然道：“子祀，你……你好糊涂，你已是天师教四十二代的天师，本……本该以降妖除魔、卫道济人为己任，却与那狸猫妖女成就苟且之事，你，你对得起你父母？对得起天地良心么？你心中，无愧于这千千万万信赖你仰仗你供奉你的众生么？如今……”

张子祀本来一直垂着头，但听了这句话，却不等她说话，而霍然抬首亢声道：“鄙邛不是妖女，她是我这一生中最最喜欢的女子。玉娘，其实我们都错了……”

“最最喜欢？我们都错了？”绛玉惨然道，“子祀，你已有家室，此刻便是你妻子待产之时，你说出这话，还有一点心肝没有？这桩姻缘又是道祖的金瓶卜定的，灵心是南天师的爱女，貌美且慧，你倒说说，她有哪一些儿配不上你？她嫁进咱们天师府后，哪一点不称你意了？你为何却偏要恋着那妖女，还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张子祀愤然道：“什么金瓶姻缘……就凭那样摇出的一支竹签，便是道祖之意？我……我只恨我，为何要生在这样的世家？为何竟承继了这天师之位？玉娘，什么斩妖除魔、卫道济人，都是谎言，我如今已经全然不放在心上，我宁肯只同鄙邛笑傲山林，什么人间尊荣，我都不留恋。玉娘，我不怕明白地告诉您，我不惧从此会堕入妖道，不入轮回，只要能同她在一起……”说至最后一句，他的声音渐轻，铁青僵硬的面上，露出一丝温柔之意。

绛玉惊恐地瞪大了眼眸，厉声道：“这……真是胡说，你明明已娶了灵心……难道要弃她不顾么？你纵然不顾恤她，那天师教呢？天下千千万万的苍生都仰仗着



你——子祀，你别无兄弟，你……你父亲又走得太早……其中的利害，你不知道吗？天师教千年的基业，多少先辈的鲜血方铸成的荣誉，你忍心终于你手？”

绛玉的声音微微一顿，渐转柔和，“还有，你能忘了历任天师守护的使命？那井底的万妖之王，还有……先祖们费了多大的心力方将它囚住不教为恶，若你离去，天师之血后继无人，妖王脱困，天师剑无人能御，那不是要陷苍生于万劫不复？”

张子祀的唇边，有着微微的冷笑神情，他抬头，目中射出决绝光芒，一字字道：“要我留下，倒也不难，但我所求之事，却务求得您成全，玉娘……子祀母亲走得早，从来都当你娘亲一般敬重，所以才敢对您说出这番言语，求您成全。我是张家的后嗣，不愿有负张家，必为张家留下血脉方会离开，但这样一来，却对我最心爱的女子不起，更不能在对不住她不惜千年修行甘冒天雷之谴为我生下的孩儿。你若要我留下，我就要这个孩子承继天师之职，只有他，才配享有这千万苍生的祭祀尊崇，我只要这个孩子！”

“荒谬！”绛玉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叫道，“他是妖所生，一个半人半妖的孩子如何能够享受万世苍生的祭崇？”

“可我是人，他身上也流着我的血，这也是道统最纯的天师之血！”

“那么灵心所生的孩子呢？那不是你的亲生孩子么？你便舍得？”

听出姑母声音中的绝望，张子祀的手掌颤抖起来，但还是硬起心肠，说道：“鄙陋心肠柔善，不会待他不好的。如果……如果我注定只能选择一个孩子……”他不由得哽住了声音。

仿佛预感到了某种悲剧的命运，一直摇摇欲灭的烛光在这一刻戛然熄灭，烛泪汨汨，似乎也在代而垂泪。

风雨之夜。

山洞之中一片黑暗，只有偶尔划过的闪电才会撕破无尽的黑暗，映出山洞中那个已经声嘶力竭、面色惨白的邋邋，她此刻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娇艳，只有无助地躺在冰冷的石洞中翻滚、哀鸣……

纵有千年的修为，还是抵受不住这生产之时的痛楚。

痛苦是如此漫长与持久，但奇妙的是，这样的痛楚中，她的心却是温暖而光明的，因为对于生的希望总会压过了对于死亡痛苦的恐惧。

不知道过了多久，山洞中终于响起婴儿嘹亮的哭声，她挣扎着抱起婴儿，感受到怀中小小婴儿的温暖与挣扎，这真是一个有力的孩子。可惜她此时却还不能看见他的模样——因为被产子时的污血所秽，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法力，在黑暗的山洞中，没有任何的光亮，她就无法看清她的孩子。于是她抬头看着洞外乌云压顶的黑暗夜



空。暴雨中惊雷连绽,也许其中就隐藏着将令她神魂俱散的天雷。但此刻,她忘记了恐惧,只希望在应劫的天雷劈下时,能看她的孩子一眼,只要能看一眼就好。

人妖殊途,妖产人子根本是逆天而行,是必然要遭到天谴的呀!

她在心里默默地祈求着,嘴里喃喃地说着重复而温柔的话语,既像是诚挚地哀求上苍的垂怜,又像是在安慰爱抚正在哭喊的孩子。

惨白的闪电再次划破了黑暗,邝邈此时终于看清了孩子的容貌——这个满身血渍的婴儿在母亲眼里无疑是最可爱动人的图画。一股深深的怜惜与爱意从她的心底升起,她又是欢喜又是悲哀地想道:“我可爱的孩子,天雷会将我们一同击毙么?”

她不禁想起张子祀对她说过话:如果她修炼了正宗的道门心法,那么也许产子只会暂时地夺走她千年的修为,却不会为她招致天谴。千年的辛苦修炼,让她从一只小小的山中狸猫,在侥幸逃过五百年时的灾劫后,好不容易修成如今可以自由变幻外形、掌握莫大力量的妖,可是人间的情爱却叫她甘心地把这一切都抛弃,而如今,她又看到了这个婴儿,不由想道:“我什么都不会后悔,千年的时光,比不上这一刻的欢喜满足!”

她紧紧地抱着婴儿,享受地听着他嘹亮的哭声,感觉着从那小小身体上传来的温暖,不由忘记了疼痛,心中充满着从来没有过的温暖满足感,这样充实的感觉甚至连可以互许生死的张子祀都不能给她的,此时却在这小小的躯体里感受到了。

她蓦然想起了张子祀对她说过话:“邝邈,我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下一任的天师,我要向天下人证明,妖并非是邪恶的,与人一样,也能像天师一样守护天下的福祸。如果我注定不能背弃责任,我便要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天师的尊崇,受世人的祭祀。只有我们的孩子,只有他,超越了人与妖两界的孩子方有这样的资格……哈哈,要是有一天,世人终于知道,守护他们的天师身上流着的竟是他们所憎恶的妖之血,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荒唐可笑呢?邝邈,我们的孩子,才应该是下任的天师,我要以你们妖王的名义向你起誓,如果我不能令我们的孩子成为下任的天师,享受世人的尊崇祭祀,我愿意永远沉沦妖道,彻底地背弃所谓的正道。”

成为天师么?她亲了亲怀中的婴儿。让这个小小的孩子成为尊贵威严的天师?她不禁有些恍惚,让他从此可以远离妖的宿命——不是只能孤老林泉,便只能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原本的身份,避开在人世间会被驱逐蔑视的命运,逃过灾劫,学会真正的道家心法,不定还可以成为真正的仙人,不死不灭,与天地同寿!不是自己这样被世人又恨又怕的妖,而是可以享受万世苍生祭祀的,位列仙班,有名位受祭祀的仙人,这难道不正是自己这样的妖们所梦寐以求之的境遇么?

可是……可是……一想到要让这个婴儿离开自己的怀抱,她的心就碎了,不禁迟疑了:“我的孩子,难道刚出生就不能享受到母亲对他的照顾与关爱么?什么样的



尊荣抵得上这样的牺牲？自己这样千辛万苦甘冒天谴生下他，难道不是因为他是真挚纯洁的爱的结晶么？难道自己生下他就是为了要让他成为天师吗？难道他不是自己的孩子，只是未来的天师？为什么他一定要背弃自己天生的身份，去抢夺另一个孩子应得的东西呢？”

她惶惑了，不由热切地盼望着张子祀能过来看看她，也看看他们的孩子！他此时，是不是陪在另一个女子身边呢？她的心原本纯净如山林的泉水，不懂得什么叫做妒嫉，可自认识了张子祀之后，这种恶毒的感情就开始与她如影随形，随时都在扰乱她一贯平静无波的心境，她为此深深地厌恶着自己。此刻，她更感到一种辛酸的妒意，上天怎会是这样的安排？竟然让两个孩子在同一天出世，他们被注定了什么样的命运？那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又是一道白光划过天际，仿若流星，却未若流星般耀眼，她立刻知道这是有人在御剑而行，是子祀么？白光降落在她身边，闪电划过，映出一个面目阴沉的女子容颜，她的怀中抱着一个用锦缎裹着的婴儿，那孩子不哭不闹，似乎已经睡熟了。

郦邈突然间恐惧起来。

那个女子手握长剑，剑身绽出耀眼的光亮，她缓步走到郦邈面前，冷冷地道：“我是子祀的姑母绛玉。”

郦邈“呀”地一声轻呼，低声地唤道：“玉娘！”

绛玉厌恶地皱了皱眉，看着眼前这个容色憔悴但依然有着无限清丽娇媚的狸妖，冷冷地道：“你不过是只狸猫，凭什么这样叫我？”

郦邈微微地笑了，千年了，最初的愤怒早已消逝，剩下的只是好笑与无奈，她想起曾经也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人与妖？不都是属于三界中的有灵之物？人类何苦这样仇视妖呢？难道非一族类，就一定其心必异，就一定可诛？

“把孩子给我吧！”绛玉厌恶地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个妖女，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样轻佻的笑容，真不难想象她是用了什么样的手腕勾引了子祀！

郦邈迟疑着，竟不忍将怀中的孩子递给她。“绛玉夫人……这样似乎并不好，那个孩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灵……灵心夫人见过他么？”她好奇地问。

“孩子才刚出世我就抱走了。”绛玉扫了一眼她怀中血渍斑斑的婴儿，看来，灵心的孩子似乎还是先出世的，她因此不能不感到对陆灵心的歉疚以及对眼前这个妖女的厌恶与愤懑，同时也更厌恶自己竟然成为这样一桩恶行的帮凶，可是她却不得不这么做，为了不使天师教失去天师，成为全天下的笑柄，她只能来亲手执行这样一件无论疯狂与荒唐都到了极点的事。

“这……这……多谢你帮助我们……”郦邈是同情那个女子的，尤其当她也抱着自己亲生孩子的时候，她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另一个女子的痛苦——虽然她不会知



道的吧？

“我不用你讨好！”绛玉冷冷道，“子祀为了你，一直冷落灵心，现在更舍弃了亲生的孩儿不要，你真是了不得！”

酈邈忍不住道：“是你们逼着他娶……”

绛玉截断她的话，厉声道：“他与灵心，是道祖亲定的金瓶姻缘，谁可更改？子祀贵为天师，斩妖除魔、守护苍生本是他的使命，如今却为你背弃！他甚至还对我苦苦哀求，要叫这个孩子承继天师之职，否则他便要……唉，妖之子，却要享受……你把孩子给我，灵心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那个可怜的母亲，她不会知道她以后爱护的其实是别人的孩子了……”

也许便是在这一刻，酈邈倏地立下决心，摇头轻声道：“我不能把自己的孩子给你。”

绛玉惊讶地挑起秀眉，酈邈低声但坚定地道：“我想要自己抚养我的孩子，想要自己照顾他。他是我的儿子，我不要他被别人照顾，他要在我母亲身边！”

“让他以后也成为妖么？”绛玉嘲讽地说。

“他身上流有人的血，也有妖的血，他应该自己选择人为妖！”酈邈低声道，“他不应该同子祀一样没有选择，他须得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不是被人类安排。”

“你要让他以后与他的父亲为敌么？”

“我是妖，可是我并没有与他为敌，妖，并不像你想的那样邪恶。”

“人妖殊途！”

“我与子祀便没有殊途，我们还有了孩子。你瞧，你们都说人妖殊途，可我没有受到天谴！我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

“子祀是不会同意的，他要这个孩子成为天师。”

“让你们道门正宗的孩子成为天师罢……我的孩子才不稀罕做什么天师，他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不能让他没有母亲的照拂，我也不想他像子祀一样不能选择自己的爱人，如果妖可以拥有这些自由，我就宁愿他成妖吧！”

“可是他身上还流着道门最高贵的血！”

“可他却是从我这个妖的身体里生出来的，不是么？请让他自由地选择吧！入道或者成妖！”

“可是……”

酈邈全力支起身子看绛玉怀抱的婴儿，却注意到绛玉立刻警惕地退开，她微微地苦笑了，低声道：“让这个孩子留在他自己的母亲身边吧！我并不要卑鄙地夺走他应得的东西。”

“子祀不会愿意的。”绛玉迟疑地说。



“他不会知道的。”邝邈的眼中闪动着兴奋与狡黠的光芒，“我们可以不告诉他，他便不会知道……你可以告诉他，你已经按照他的意愿调换了孩子。绛玉夫人，让我们一同保守这个秘密，子祀还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吧？他分不出来，不会知道的。”

绛玉怀中的孩子突然高声地啼哭起来，让她不由得心烦意乱，“不，我不要别人的孩子！”邝邈赌气般地说，“我要我自己的孩子！”绛玉焦躁起来，劈手从她怀中夺过了孩子，这一举动的后果是令两个孩子同时大哭起来。

两个孩子尖锐的哭声此起彼伏，邝邈哀求道：“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

两个女人的目光一瞬不瞬地对视着，无声地交流着她们内心的情绪变化，似乎都企图这样看穿对方的内心与意图。似乎无法面对这样的目光与恳求，剑光消失了，山洞重又沉入黑暗。

邝邈粗重地呼吸着，猜不透绛玉此时心中的念头，只能感觉到杀气一点点地弥漫于身周，她不由得绝望地闭上了眼，子祀的姑母早就有了杀她之心吧？现在真是最好的机会，正好可以将她与孩子……她不由绝望地闭上眼，等来的不是天雷劫却是人祸……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她正苦涩地想，却感觉到一个正在啼哭的婴儿，顾不得辨清这是哪一个孩子，母亲柔慈的心立时让她将这个孩子抱起来轻声地呵慰着，而暂时淡忘未被宣判的命运。

“记住，要保守这个秘密！”看不到绛玉的神情，邝邈只能听到她声音仿佛一字字从牙关里迸出。

感觉到绛玉身上杀气迅速消失不见，邝邈在黑暗中惊讶地瞪大眼睛，她颤抖的手指落在孩子的脸上，抚过孩子的柔嫩的五官，随即迅速地点了点头。

似乎看见了她的承诺，绛玉抱紧怀中的孩子腾空而起，只见白芒划过天际，她的身影霎时间便没入了黑暗。

风雨更急更骤，大地不见光明。

邝邈抱着怀中的婴儿，她看不见，只能紧紧地拥抱着，喃喃地说道：“我同你父亲初识之时也是这样的夜晚与天气，他说这样的夜晚风雨如晦……孩子，我这样做对么？我要叫你晦儿！你是我的晦儿！不论如何，我一定会好好地爱你！”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张之子

张晦已经满七岁了。

张晦是在一个叫绿水村的地方长大的，这里山清水秀，村民人人良善，是昆仑



山脚下有一个宁静而僻远的小村。村中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涓涓环绕，张晦的家就在河边，触目的是巍巍昆仑，清清碧水，身周的俱是朴善良民，因此张晦也一直是个快乐得几乎不知道忧烦之事的孩子。

当然他偶尔也会生气，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同邻家的孩子拌了嘴，拌嘴的原因多半又是因为他的名字：晦儿。

邻家的虞大叔是村里唯一念过书的人，所以他给自家孩子取的名字都不俗：长子唤虞竹成，小女儿唤虞兰成。张晦已经跟虞大叔识了一些字，知道竹与兰都是花木中的君子，是高洁的象征，可是自己名字中的晦字，却是白日将尽的意思，字自然没有好坏之别，但是字里的意思么……村里的阿婶阿叔们遇到不欢喜的事，可都会皱着眉说：真是晦气！所以虞竹成常常会拿他的名字取笑他。他力气大，虞竹成总是比不过，任性的时候，虞竹成便会说：“哼，哼，晦气，晦气！”

每当此时，张晦便恼了，他记得母亲嘱咐的不能同小伙伴打架，只好回家问母亲，可是母亲却说：“你父亲既说这诗句好，那自然是好的，怎么会不好呢？我又没读过圣人的书。”

母亲说得这样的理直气壮，所以张晦还是只能叫张晦。

他偶尔也会问起父亲，村里的孩子都有的，那么他似乎也应该有的，可母亲回答起这个问题来却支支吾吾，含糊其词。虞大叔教过这叫做：顾左右而言他。多问几次不得结果，他便也懒得问了，毕竟没有父亲的他也很快活，就像虞家兄妹没有母亲，也一样十分快活一般。虞家大叔会教他识字做人，像对竹成、兰成兄妹一样，而母亲帮虞家兄妹缝衣做饭，也像对自己一般，所以有没有父亲，似乎不是顶顶重要的事。

一日张晦匆匆午饭之后，正要按惯例与竹成一道去小河摸虾时，却被母亲拉住了。“晦儿！”邴邴看着被晒得黝黑的儿子，他的容貌眉眼长得很像父亲，可是与生俱来的跳脱野性却与张子祀迥然大异，“我教你的打坐心法怎么还不练呢？”

“忘了！”张晦吐了吐舌头，顽皮地看着母亲，对他来说，哪里能够忍受那样的静坐不动？

知子莫若母，邴邴自然知道儿子在睁眼说瞎话，可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强迫儿子。千年前她做别人孩子的时候，她不过是一只狸猫，狸猫可从不像人类那样教育后代、拘束后代。妖与野兽从来都凭心之所往任意为之。可她却得常常提醒自己：晦儿毕竟还是人的孩子。但她有时也会弄不明白，晦儿看起来完全与普通孩子一般无异，但果真无异么？他的母亲是妖，那么他的真身究竟应当是什么？但这个疑问，她想尽了法子也无法确认，而且不时为此感到心慌，如果他的真身非人，那若不懂得收敛之



术，只怕便有惊吓世人之虞，而自己母子在这里平静的生活便也要告终了。

她常有想要告诉儿子真实身份的冲动，可又不知道怎样开口——儿子在人群中长大，丝毫不了解妖的世界，为何要教他懂得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与规则？但随着晦儿的年岁渐长，她也越加忧虑，晦儿的未来，究竟应当做人还是成妖？她自然不认为成妖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能确认儿子的真实身份，人或妖？做妖，晦儿的性子这样好动，她实在难以想象他竟可以待在山林之中摒弃一切杂念，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的修炼。想到这些让她头痛的事，邴邴像以往一样又开始了回避——先想当务之急，眼下要维持的是人的身份，所以必须知道的是儿子的真身究竟为何，并且保证避免他不会现出另外的、异类的身份。

在这个明确的认识之下，邴邴决定对儿子严厉一些：“晦儿，你须得好好练习娘传授给你的打坐心法。”

张晦乌黑的眸子灵活地转动着，看着母亲，不满地道：“竹成也不用练这个。”

邴邴吓了一跳：“难道你跟竹成说了？唉，跟你说了不许同别人说这事的……”

“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呢？”张晦天真地问。

“反正是不能说的。”随着儿子逐渐成长，邴邴觉得他的问题也越来越难以回答，“可你必须学，学了是为你好。”

“那么对竹成便不好么？”

“晦儿，嗯，有些事，你与竹成是不同的……”

“什么不同？”

“反正……反正就是不同。”

“哪有这样的道理？”张晦不满，“虞大叔说过，凡事都要晓之以理，娘，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与竹成不同才成！”邴邴叹了口气，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只得道：“你去找竹成捞虾吧！”

张晦大喜过望，便也不再追究答案，当下提了竹笼一溜烟地跑出家门。虞竹成早等得不耐烦，一见到他出来便大声地埋怨道：“怎的此时方出来？”

虞竹成是个长相清秀的男孩，年岁比张晦长一岁，个头却比张晦略矮，两个孩子年纪相仿，自小一同长大，是以亲密如兄弟。

张晦装着大人的模样叹了口气，才说道：“还不是我娘，拉着我唠叨个没完。”

虞竹成道：“爹爹说过，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他新学了这文字，只是母亲早逝，妹妹年幼，无处卖弄，便不免常偷偷拿来“鼓励”张晦。

张晦道：“正是，咱们还是去摸咱们的虾吧，上次娘做的虾饼真好吃！”虞竹成想起邴姨烹调的诸般手艺，虾饼的诱人美味，不禁眉开眼笑地与张晦手拉手向河边奔去。



谁知才跑了几步，便听到后面一个小女孩叫道：“哥哥，晦哥哥，你们去哪里，我也要！”虞竹成好生不耐，他同普天下所有男孩一样，玩耍时均不喜带上小女孩以免碍手碍脚，但妹妹年纪幼小，又怕她跑来追自己跌倒，自己回家受父亲责备，只得停下转身，叫道：“别跑，别跑，仔细摔了！”

只见虞兰成笑得如一朵花似的，跌跌撞撞反而跑得更快，口中还大声叫道：“不会，不会。”

虞竹成皱眉道：“我和张晦要去摸虾，你跟来做什么？难道做了虾饼会不给你吃么？”

与哥哥的清瘦正好相反，年方五岁的虞兰成长得圆圆胖胖，极是可爱；皮肤更白得似鱼肚皮一般（虞竹成的比方），也和哥哥与张晦的黝黑迥然不同。

虞兰成一手拉了哥哥一手拉了张晦，叫道：“我要同你们一道去，我已经学会游泳了。”

虞竹成哄她道：“你快回去，带了你，爹爹要责备我们的。”

虞兰成摇头道：“我要去，我要去！”说到最后一句，声音里便已经带了哭腔。张晦一向很喜欢这个小妹妹，而且也怕她哭，忙道：“我们带她去吧，不过不许你下水呀！”最后一句却是向兰成而说，兰成立时清脆地应了。

时值盛夏，烈日灼人。清澈的河水中，鱼儿畅游。两个小男孩方到了河边，便忙不迭地脱去身上的短衫扎入水中。虞竹成、张晦自小在水边长大，跃进清凉的河水之中，也跟两条鱼儿差不多，而虞兰成，却只能托着腮趴在岸边看他们畅游。

乍入清凉的水中，顾不上摸虾，两个孩子便在河里嬉闹开了，没多久，便在水里扭成一团浮浮沉沉。不时发出的欢快笑声，令岸边的兰成羡慕不已。

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卷起裙子慢慢走进水中。她曾在父亲的带领下来这河里玩过，所以也不害怕，只是她个子矮小，没走几步水就没到了她的嘴上，让她一连喝了几大口清甜的河水，人也被水托着浮了起来。她扑腾着，正要张口欢喜地叫哥哥看，却突然察觉到一个冰凉的东西缠住了自己的脚。她甩了几下，那东西反越缠越紧，惊惧立时让她欢喜的笑变成了刺耳的尖叫。

听到尖叫声，虞竹成与张晦这才注意到渐渐没入水中的虞兰成，他们不禁也惊叫了一声，连忙向虞兰成游去。

张晦最先游到兰成沉没的位置。只见清澈的河水里，虞兰成的右脚被一个圆圆柔软的长物缠住，那长物边缩边将她拖入水中。张晦从小就在河里游耍，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怪的东西。它的身体似乎是黄黑相间，柔软滑腻则像极了水蛇。可寻常的水蛇哪有这样粗长？但此时也不及多想，当下张晦憋住一口气，潜到虞兰成脚边，用力扯那个软滑滑腻的长物。可那柔软的长物将虞兰成的脚缠得极紧，用力扯了几下，



那东西却不肯放开。张晦无计，便一口使劲咬了过去，只盼能将这东西咬断。

张晦深恐这东西结实，因此咬得十分用力，一边拼命用双手拉扯这长物。这一咬之下，长物也似负痛，倏地放开虞兰成，猛又伸长许多，竟将张晦身子牢牢裹住！

这时虞竹成也已游至，正想过来帮忙，却见张晦指向不住下沉的虞兰成示意，这才想起要先救妹妹出水，当下点点头，忙托了妹妹浮出水面游向岸边。

张晦只觉那怪虫的身体将自己越缠越紧，不论自己如何撕咬拉扯总是不放，而自己却慢慢气促，心中不禁大为恐慌！当下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力量，牙齿紧咬着那东西一扯，竟将那东西的皮肉生生扯了一块下来！于是腥臭的血水瞬间便在水中漫开。那东西吃痛之下，放开了他，他连忙浮上水面，长长地吸了几口气，转日向岸边看去，只见虞竹成已经将妹妹托回岸边，正要游回来帮助自己。

张晦不知这是什么怪物，虽然好奇，但死里逃生，也不敢再轻易冒险，当下一边游往岸边，一边大叫道：“别过来，我回……”话犹未说完，只觉腹部一凉，一股大力顿时又将自己扯入水中。这一次那怪虫似乎因为受伤含忿，将他缠得极紧，转瞬便将他拖到河底。这时它身体几乎全部露出，张晦看得清楚，这东西竟似是一条鲮鱼，只是不知如何，竟会长得如此之大？

张晦被这鲮鱼缠住，动弹不得，见它大张着口伸过来，似要将自己吞入腹中一般，不禁魂飞魄散，当下再顾不得其他，伸手便紧紧扼住它的咽喉。张晦也不知哪里生出的巨力，竟将这个奇大无比的滑溜东西紧紧捏在手中。只是它身体极是滑溜，几次险些溜出手中。张晦虽然只是个孩子，但天性十分聪明，知此时性命攸关，若不能将之摆脱，那自己迟早要憋死在水底，但又知自己气力不足，这怪鲮又十分光滑，当下又低头向它咬去。

但这怪鲮似已有灵性，知道不能被张晦咬到，见张晦低头，竟施力猛地一挣，硬是脱出他手心。

它这么一用力，缠着张晦的身子便也松开了。张晦知道机不可失，慌忙浮上水面要游回岸边。谁知还未及浮出水面，却觉身上一紧，竟又被那鲮鱼缠拖了回去。

眼见那怪鲮又张大了口向自己咬来，他只得又施故伎去扼它的咽喉，然后低头却向它咽喉部咬去，那鲮鱼虽然巨大，但终究未能通灵，竟被他一口咬中咽喉之处。

生死关头，张晦心中只有“我不咬死它，它便要吞了我”这个念头，双手一嘴丝毫也不敢放松，只觉无穷力量自体内涌将出来，将怪鲮紧紧扼住咬住。口中虽觉那腥臭的血液不住灌到自己口中，但这当口，如何敢有一丝松懈？只顺其自然地将那腥臭的鲮血一口口吞入腹中。只不知为何，也无须他吮吸，这鲮鱼竟然似倒流一般灌入他的体内。但这鲮鱼体内鲜血似无穷尽，他一边吞血入腹，一边却觉出自己被憋闷得几欲晕去，正觉意识渐自散去，再也屏不住呼吸，却见虞竹成游了过来，不由精神一振。